

大运河文化论坛·让诗经文化“活”起来

吴相艳： 解读《诗经》成语 开启人生智慧

本报记者 魏焕光

“国之干城：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漂梅之年：比喻女子到了出嫁的年龄；巧舌如簧：形容花言巧语，能说会道……”在市作协副主席吴相艳编纂的《<诗经>里的成语》书稿中，源自《诗经》的150个成语汇集一编。作者对每个成语进行了生动有趣、内涵深刻的个性化解读和分析。

翻看一页页饱含深情的书稿，读者能感受到作者对传统文化、对生活的热爱和冥思，《诗经》揭示的原初人性和真实思想，在吴相艳曼妙隽永的笔触下，化作了蒸腾着时代气息的文字，扣人心弦，润物无声。丰厚的精神滋养，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美好的艺术享受，是一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一个成语化作一篇千字文 生动阐释《诗经》成语今义

记者：怎样想到编纂《<诗经>里的成语》这样一部书？

吴相艳：最早是“被动”受命。几年前，《沧州日报》《沧州晚报》原总编辑刘桂茂先生找到我，因为我从事教学工作又喜爱文学，他建议我写《诗经》里的成语，并且把已经找出来的150多个与《诗经》有关的成语发给了我。因为对《诗经》并没有专门研究，当时觉得诚惶诚恐，怕自己写不好。他鼓励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为这句话，干脆就放开了手脚，每天看着150多个成语，拣着有感觉的天马行空写下去，不知不觉就写完了约16万字，完成了对150个成语的解读。

记者：这本书囊括了哪些方面的内容，是本着怎样的原则著述的？

吴相艳：写作的出发点不是对成语进行严肃、刻板的解释，而是对每一个成语进行个性化解读，除了“释义”“出处”“释例”等常规条目，我还根据成语的内涵，为每个成语都写了一篇千字的新论，从不同角度阐释成语意思。文字力求灵活、随性、有趣、不刻板，每篇的风格都不尽相同。

此外，还有一个想法左右了写作思路。当时，我还在教学一线，正教高二语文，面对“话题式”高考作文，我把每一个成语当成一个话题，把每一篇文章当成一篇话题作文的“下水文”来写。因此，将来这本书出版的话，我最适合的读者是中学生。因为这不是一本学术类作品。写作的初衷，一是为普及诗经文化，告诉读者，仅仅出自《诗经》里的成语就有150多个，甚至更多；二是为中学生写作作范本，我教了20多年高中语文，知道高考作文怎么写、高考作文架构的一招一式，这些我都有意识在行文中体现出来了。

记者：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吴相艳：最大的难点是经过2000多年的洗礼，很多出自《诗经》的成语古义与现在广泛适用的意思已大相径庭，甚至毫不相干了。如“逃之夭夭”，诞生于“桃之夭夭”，是该解读“桃之夭夭”呢，还是解读“逃之夭夭”？写作中时常产生这样的困扰。解释原來的意思吧，现在的释义变了；阐释现在的意思吧，跟《诗经》毫不相干；逐个解释吧，又变成刻板无味的解说，那读者干脆翻《成语词典》去好了，为什么还要来读这本书？所以，很多文章其实是在左右为难中寻找平衡点切入的。实际编写过程中，我把握的总体原则是，我是在解读《诗经》里的成语，而不是解读《诗经》，所以更侧重成语今天的意思，而淡化了对原意的解读。至于写得怎么样，自己也没把握。



吴相艳

这些书稿最早的读者是我的学生。我把书稿打印出来，让他们提意见，问他们读懂了不？对写作有借鉴不？每个成语应该怎么写？别说，学生们的思维还是很灵活的，让我更多加入历史故事等建议，我及时予以采纳。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书稿是经过一线调研的，有一定“群众基础”，学生们也是我的老师。

影响到自己的散文创作 拍摄解读《诗经》成语视频

记者：《<诗经>里的成语》的写作经历了多长时间？是否进入出版程序？

吴相艳：因为是业余写作，主业还是要把课教好，于是，利用零散时间，断断续续写了半年。后期因为说要与其他几本与《诗经》有关的书籍一起出版，就加快了写作速度。但因种种原因，出版的事耽搁下来，后来就赶上了3年疫情，加上我自己工作变动，每天忙忙碌碌，出版的事情一拖再拖。今年，沧州市搞“读书党建品牌联盟”，引导中小学生学习诵读经典，切入点就是“读《诗经》·诵风雅”。在推动过程中，得到了《沧州日报》副总编辑张微贞和沧州师范学院齐越传媒学院院长张海燕的帮助和支持。期间，说起《<诗经>里的成语》书稿的事，再次触动了整理出版的想法。当然，这又是一项大工程，我得静下心来，对每一篇析论重新审视、修改甚至重写，才敢拿出来奉献给读者。

记者：您是我市知名散文作家，这次编书是否影响了您的散文创作风格？

吴相艳：我只是一个业余写作者，实在不敢说“知名”。写散文，更多是自己跟自己、跟所感知的世界进行对话。所以，写这本《<诗经>里的成语》对我散文写作大有裨益。我在《诗经》成语里汲取营养，尝试跟古人对话。就像刚才说的，研究领域所限，我并不擅长学术性写作，这是一本对《诗经》成语的个性化解读。既然是个性化的，自然有“我”的写作风格标签，加上下笔之初，读者的目标对象就是学生，意在让学生看得懂、有借鉴、长知识，所以，就力求行文浅显易懂，让读者通过读这篇文章，能知道《诗经》之外的更多知识。比如，我特别侧重利用与某个成语意义有关的历代名家诗词、典故、《论语》中的观点等，做更有“文化风味”的解读，内容力求丰富，语言或抒情、或简短，每篇文章读下来，更像适合学生阅读的散文、议论文或小品文。

记者：听说您还拍摄了有关《诗经》成语解读的视频？能否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吴相艳：说到这件事，也有个机缘。网络时代，有人建议我把这些解读拍成短视频，做纯公益性的推广。毕竟，在短视频

盛行的时代，越小众的文化越需要普及推广，让更多的人从不同层面了解《诗经》宝藏。在短视频盛行的自媒体时代，将这些文字录制成短视频，似乎更有利于诗经文化的传播。不过说起来汗颜，这些工作也是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很多朋友帮忙，在沧州美术馆录制了十几个成语，制作成了几十个视频，后来就赶上了疫情，又搁置下来。我近期利用业余时间，又把一些成语解读进行了文字上的精简，计划时机成熟的时候，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相对于出书，这似乎更容易实现。在《诗经》的大宝库里，需要我们从不同层面“挖呀挖呀挖”，让更多的人看到《诗经》里开出的花。

从成语演化看国人的 人格追求 诗经文化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记者：能否结合几个成语，谈谈《诗经》对现代生活和工作的借鉴意义？

吴相艳：那就举三类成语吧。

一类是通过温润如玉、白圭之玷这样的成语，看中国人对温和、善良、严谨即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人格的追求。《秦风·小戎》中有一句是“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温润如玉由此演化而来，以玉的和顺比喻人的品性、容色、言语的温和柔顺，表达的不仅限于对外在形象的赞美，更是指出了人应该拥有的气质风度和内涵修养。成语“白圭之玷”出自《大雅·抑》中“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原意是说，人说话要谨慎。如果白玉有瑕疵，还可以磨掉；要是人说错了话，祸从口出，就没有办法补救了。当然，白圭之玷现在用来比喻美好的人或事物存在的小毛病、小缺点。但从这些演化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完美人格的追求，而这种温婉的人格美，也是我们今天所赞美的品质。

一类是通过夙夜在公、夙兴夜寐、夙夜匪懈这些成语，可以看到古人的勤政思想。仅“夙夜在公”这个词语在《诗经》中就至少被提到3次，今天对它的解读是官吏勤于政务。现在的人工作压力都很大，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早起晚睡、加班加点也是常事。可见无论什么时代，想有一份出色的成绩，少抱怨、多实干，日夜谨慎工作、勤奋不懈都是奋斗者的永恒命题。

一类是通过棠棣之华、鹒鸣在原、埙篪相应这样的成语，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兄弟之情是多么重视。《小雅·常棣》中有“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用棠棣花瓣的紧密相连，来比喻兄弟相亲；用一只鹒鸣鸟离群，其余的都鸣叫寻找，这些大自然中亲密温馨的场景，来形象赞美手足情深，都很形象感人。埙和篪是古老的乐器，《小雅·何人斯》有一幅特别温馨的画面：“伯氏吹埙，仲氏吹篪。”是说兄长吹奏陶埙，小弟吹奏竹篪。这样一幅兄弟和睦、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难道不也是我们现代人追求的吗？

作为现实主义诗歌源头，《诗经》是珍贵的文化瑰宝，诞生于《诗经》里的成语，凝结着中国人的情感和智慧，依然流淌于我们的血液、活跃在我们的语言中，想想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真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走近它们，感受《诗经》文化之美。



明代皇帝出行的仪仗刀

“沧海古韵——历代古兵器展”将于12月24日在沧州理享山艺术空间举办。目前，展厅已经布展完毕，陈列的300多件古兵器斑驳、清冽的身姿，向人们诉说着古兵器的传奇故事——

侠义纵横三万里 一剑霜寒耀沧州

本报记者 哈薇薇

破锋八刀 五百壮士夜袭敌营

环望整个古兵器展厅，长短兵器门类驳杂富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锤锤抓、镗槌棍棒、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形制各异、枝蔓繁复、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静静躺在迎面展览橱窗内的3把大刀，一下子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933年3月11日晚，皓月当空，大刀在月光的反射下发出清冷、肃杀的光。500名士兵趁着夜色，突袭日本骑兵部队营地。正在沉睡的敌军有些还来不及反应，就已做了刀下之鬼，中国军队歼灭日军5000余人，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

向记者讲述这段历史故事的是沧州市体育局原二级调研员、沧州武术文化研究学者刘永福。他说，和“喜峰口大捷”同样一战成名的还有士兵手中的大刀——“破锋八刀”，这把刀被称为冷兵器时代最后的辉煌。

提起“破锋八刀”，就不得不说沧州武术家马凤图。1925年，在西北军察哈尔督统署任参议的马凤图受都统将军张之江之命，在张家口成立白刃战术研究室，并依托研究室，成立了“新武术研究会”。研究会中聚集了众多沧州籍武术名家，如马英图、王子平、洪立厚、刘鸿庆、王桂林等人，他们集思广益，融合多家刀法，创编了一套适合与敌军近距离搏杀的刀法——破锋八刀。

“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军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8句8个动作，分别攻击对方的门面、脖子、后脑、手腕、肩关节、腹部、裆部和膝关节8个要害部位，破锋八刀由此而来。在喜峰口一役中，马凤图之子马广达，作为大刀队的一员，英勇作战，最终身受重伤，壮烈牺牲。音乐家麦新有感于大刀队的壮举，1937年创作出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看着眼前这3把曾经沾过敌人罪恶之血的大刀，想象着它们曾经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不禁让人感叹唏嘘。

关公刀 主人极有可能是霍东阁

还沉浸在破锋八刀历史故事中的记者，又来到环首长刀橱窗前。“环首长刀是汉代所制，因匈奴的入侵、铁器的发展，环首长刀



破锋八刀

摒弃青铜器制作而采用铁器制作。这样制作出来的环首长刀更适合马上作战，有效地抵御了匈奴的进攻，后代很多兵器都借鉴了环首长刀的优点。”面对藏品，这些古兵器的拥有者李大树如数家珍。他痴迷收藏20多年，经他过手的兵器足有两万余件。他说，每件兵器的背后，都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时代烙印。

他边走边走到大型兵器区，拿过一把刀，向记者介绍说：“看，这是青龙偃月刀的一种，也叫关公刀。据业内权威人士考证，再结合史料中霍东阁照片上手中拿着的刀，其形状、模样，与这把刀别无二致。而且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全中国找不出第二把和霍东阁手中的关公刀一模一样的了，所以基本可以推定这是一件孤品。”

霍东阁何许人也？他是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之子，而霍元甲祖籍是东光县。霍元甲逝世后，霍东阁继承父志，随叔父霍元卿前往上海，扶持创办不久的精武体育会，目的是强国强民。1923年，携侄子霍寿嵩前往印尼，组织、宣传精武体育组织，得到当地人民的赞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组织抗日活动，被日本宪兵逮捕。1956年，霍东阁去世，许多华侨组织联合发出讣告，悼念这位客死异乡的爱国武术家。

李大树说，这些古兵器看上去冷冰冰，摸上去硬邦邦，但它们曾经的使用者却赋予了它们温度和精神，每当拿起它们，就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随着兵器的主人回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这些古兵器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讲述者。它们在刀光剑影中尽显侠者风范，在炮火纷飞中血刃敌人首级，在故乡热土上留下不朽传奇。

讲好故事 沧州武术精神绵延不绝

“品类全、品相好，其中不乏孤品、绝品，很多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甚至有些文物堪称价值连城。”这是刘永福对这次古兵器展的总体评价。

多年来，刘永福一直探寻沧州武术的前世今生，对沧州武术颇有研究。在他的娓娓道来中，中国古兵器横跨五个时期、两个时代，分别是石器时期、玉器时期、青铜时期、铁器时期、火器时期，前四个时期统称冷兵器时代。随着火药的发明，火器逐渐发展起来，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热兵器与冷兵器并用。此次古兵器展览主要集中展示冷兵器时代的青铜兵器和铁制兵器，从汉朝一直到抗战时期的兵器几乎无所不包，300多件珍品、孤品、绝品让人大饱眼福。

兵器的发展与武术的发展密不可分，而沧州武术的发展，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它集地理、经济、军事、政治以及地域品格等多方面因素。刘永福说，平川沃野，人都很直率；多民族聚居，人都很真诚；多受军事熏陶，人又很团结。所以外来的拳种、兵法在沧州都能和谐相处、包容汇聚；沧州武术人去外地，也都毫无保留、倾囊相授。无论是做事、从军还是教武，都体现出“诚、忠、义、勇、仁”，这些独属于沧州人的地域品格在与武术的结合中，焕发出耀眼的时代光辉。

冷兵器时代金戈铁马的铿锵回响，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放长击远、刀霸剑魂的制敌招术，已演化为强筋壮骨、自卫自强的健身热潮。看似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古兵器，身上承载了万千历史故事，化作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精神符号，它们时刻提醒我辈不忘历史、砥砺前行，汲取文化营养，书写时代辉煌。